

了简的一绺头发，以便睹物思人。第二年，卡桑德拉和亨利将《劝导》和《诺桑觉寺》合集出版。亨利特意写了一篇简短又深情的序言，介绍了自己的妹妹。于是，英国人首次知道了女作家的真实姓名。

与“摄政风格”的联结

“她是我生命中的太阳，为我的每一分快乐镀上金边，为我的每一分悲伤带来抚慰，她懂我的每一种思绪。失去她，就好像失去了一部分的我自己。”

简的离去令卡桑德拉哀痛不已——她在未婚夫病逝后决定一辈子单身，与妹妹一样被时人视作“老处女”，二者彼此扶持，默契无间。而为了保护妹妹及家人的隐私清誉，卡桑德拉更不惜销毁大量往来书信，今年BBC播出、改编自吉

尔·霍恩比同名小说的电视剧《奥斯汀小姐》，就取材于这段掌故。据估计，简·奥斯汀一生中实际写了数千封信，但最终仅留存下160余封，让研究者和“简迷”扼腕叹息。他们不禁发问：卡桑德拉的毁信之举，到底是对是错？

霍恩比表示能够理解卡桑德拉的决定，简·奥斯汀是一个不想受到任何打扰的人。考虑到她跟姐姐无所不谈，故推测她的书信里应该充斥着各种八卦和段子，以及忧虑开销的埋怨与牢骚。一语概之，如果所有信件均于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出版，或许会遭到公众猛烈的抨击。至于那些“逃”过卡桑德拉审查的幸运儿们，似乎也谈不上谨小慎微，并非毫无品鉴亮点，“印花薄纱多少钱”“结识若干新朋友”“听到几则流言蜚语”等内容乍一看细碎无聊，却倚靠写信人挑

剔尖刻的口吻，使旁观者难忍莞尔，自发捕捉到滤镜背后一个更清晰、更真实的肖像。

必须指出的是，简·奥斯汀的作品初次在英国读者间广泛传播，并非纯粹因为其文学价值。1869年，子侄辈出版了《我的姑妈：回忆录》，对“简姑妈”往日图景的详尽叙述，蓦地触发了人们对摄政时代的怀念——其时，英国正处于阳刚激昂、烈火烹油的工业革命中，四处轰鸣的机器声，被彻底颠覆的生产方式、社会阶级，胆战心惊迎接新事物的疲惫，促使简·奥斯汀迅速成为一个文化符号，成为充满“不确定”的世界里唯一“确定”的精神寄托，带来短暂的平静。温柔版“简姑妈”的知名度大幅提高，1875年出版的《大英百科全书》，已将她誉为“最杰出的英国现代小说家之一”。直到20世纪20年代，查普曼(R. W. Chapman)的《奥斯汀文集》刊印，不仅巩固了“远离尘嚣之乡村淑女”的传统形象，提高了作家的经典地位，还迎合了“一战”后英国民族性构建的浪潮。

这份怀旧的“摄政风格”，在文本、影像与时尚的加持下，已经绵延了二百余个春秋。近几年Netflix改编自茱莉亚·昆恩(Julia Quinn)系列畅销书的玛丽苏神剧《布里奇顿》热播，

左图：
（左）简·奥斯汀写给姐姐卡桑德拉的信件。
（右）《我的姑妈：回忆录》。

